

漁樵對問
晁氏儒言
上蔡先生語錄



大凡上

地

地凡地

地

地凡地

地

地凡地



上
蔡
先
生
語
錄

謝良佐語
朱熹編

中
華
書
局

上蔡先生語錄

此據正誼堂全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序

程門四先生言規行矩。有鄒魯儒學之風。其効用於世稍稍建白者。獨龜山楊中立耳。他若游若呂。皆不得志以老。而沈頓下僚。歷落輻輳。則上蔡先生爲甚。夫以先生之才之學。誠得一展所長。其英爽磊落之氣。足以修政立事。亦豈下於龜山。而歷尹州縣。詔獄褫官。不見收錄。閱今六百餘載。論語說之外。僅傳其語錄三篇。上蔡之不幸也。雖然。道之將行也。名顯身尊而功立。其將廢也。行修經明而言立。余讀上蔡語錄。其理本身而具。其教卽世而興。小而名物之陳。大而綱常之紀。開之盡其物。而充之有以達其材。防之多其途。而養之有以全其性。蓋其所鍾者粹。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學。而得其統宗。乃遭際坎陷。不獲發舒於朝著。則天也。上蔡何憾焉。胡文定公一見而執弟子之禮。厥後閩學淵源。半歸文定。則上蔡之爲也。或頗詆其近禪。蓋上智之資。驟聞師說。見其上截。而妄希高妙。然其生平得力。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克治之功。強力不倦。卽朱子猶畏之。且所惡於禪學者。謂其寂滅虛空。率天下於無用耳。今上蔡博通史學。有上下古今。坐言起行之思。每論列時事。反巾揜袂。精悍之色。猶見於眉端。有體有用。又何疑焉。伊川之言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明道先生亦曰。由求之徒。可以知上蔡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汪序

聖人之道。具載六經。發明於孔。曾思。孟之四書。六經四書之外無書矣。歷世諸子百家。雖各倡爲之言。卒不免支離駁雜。牽合鑿碎。適足以病道。豈直貽六經四書之累乎哉。至宋大儒周程者出。接夫孟子之傳。得六經四書之旨。而性理之學復明。其遺書語錄。刊行天下。與六經四書家傳人誦。維時有若上蔡謝先生。與楊中立。游定夫。呂與叔同學於二程夫子之門。先生篤志力行。在游楊中。尤爲超越。故論語有說。隨語有錄。論語說已行於世。獨語錄未傳。晦庵朱文公嘗徧求之有得。乃正其訛舛。彙爲三卷。自書於後者。可考也。夫文公有求於言。爲言之載道也。先生何得於斯言哉。良以得於二程靜坐之教。而主敬焉耳。故先生語敬是惺惺法。卽心之惺惺。可見先生之所從事。得古聖賢之心學。著之言者。六經四書之理致。如布帛菽粟。最切於人之日用而不厭焉者。其爲語錄。與周程張朱者均之有補於斯道。未可以六經四書之外例營之也。正生平知有先生語錄。求之三十年於茲。今春仲始得鄉友玉敍之所受於月湖楊公方震鈔本。閒亦字有差漏。敍之稍加訂正。取儒先辨論增入之。以便觀閱。正以書肆版本無行。虞四方人士之所思。卽正蚤歲之所求也。遂出俸易木。募工刻於南都職思其居之軒。正德癸酉夏六月。麻城汪正謹序。

許序

道果在於言語文字之閒乎。道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閒。則言之繁者。道之濇也。文之著者。道之晦也。聖賢亦何樂於是哉。六經四書之作。固已出於聖賢不獲已之心。自是之外。奚容以多喙乎。大道衰而微言絕。煨燼於秦。糟粕於漢。刑名術數。佛老雜出於魏晉隋唐。又況新學行於熙寧。黨議起於元祐。任明道之責者。目擊時弊。心切隱憂。奚容泯默而無言也。上蔡語錄之作。愚誠有以窺其衛道之心矣。先生以英果明決之資。爲切問近思之學。與游楊輩。頡頏程門。師友之閒。討論義理。剖析幾微。其所著述。固將發斯道之關鍵。爲後學之指南。遠紹鄭魯之傳。近承伊洛之緒者也。是編之錄。乃所以闡明道蘊。羽翼聖經。其體之也。足以修身盡性。而德妙於日新。其擴之也。足以參贊彌綸。而業臻於富有。是以紫陽朱夫子彙爲成書。以淑來世。河也。服習而誦讀之。亦有年矣。歲壬戌。承乏是邦。恭謁祠下。旣慰仰止之思。而郡伯龍濟徐公。方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謂是錄舊刻。歲久駸漫。遂捐俸重梓。以公天下。旣爲序以引其端。復命河序其後。因爲述其本末。以志私淑之意云爾。嘉靖壬戌秋。常熟許河謹序。

宋史本傳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類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上

宋 謝良佐語 朱 熹編

孔子曰：天子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多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卻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迴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而太虛決知其無盡，必爲輪迴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於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腳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閒。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

萬仞誰敢正覲著。非孟子恁地手腳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閒閒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過位則勃如。升堂則屏氣。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卻。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來親切。博我以文。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卻從敬入。予問橫渠教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同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

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是。又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增錄朱子語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舒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仔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知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鎗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卻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卽說循字不著。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

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出來。

伊川材料大。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何以驗之。曰。只議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爲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卽三五年不能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王荊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人。神宗又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問溫公所學如何。謝曰。曾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卻。呂微仲何如。謝子曰。他不合尙有貴賤相態在。不是。明道嘗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呂晉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食。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

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伎。只傳顏子得心齋。

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者須是天人合一始得。邵堯夫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下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謝子因曰。昔富彥國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謝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卻。何故卻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息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

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措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嘆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邵精於數。知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將此事來把在掌握中。直敢做大。以天自處。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衆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直是不管你。也可謂豪傑之士。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在鄆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儉閒學少年。看他胸懷真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卻。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

古詩卽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發處。只爲泥卻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一此下有通云字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一此下有即字不得。

察見天理恐非本文之訓。增錄朱子語

問爲政如何。謝子曰吾爲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吾信既立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債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爲之期期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胥吏稟吾約束者申爲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其罪不復縱。凡此皆所以示吾信。余又問處事何以得其要。謝曰試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人便令於引上作三項開說。某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見。即時便見得事因問當不用更看原詞。謝子遂言曰吾每就事著工夫學只如喜怒逐日消磨須要去得盡。余問吾丈應是銷去多時曰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涵養始得。余又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恁地手段。此方風俗至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子貢稱孔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還這老子始得。爲他與天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義理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問。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醫者以頑癰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